

## 蘇軾〈和陶勸農六首〉中的黎漢諍論與海南風土

梁惠蘭\*

〔摘要〕

蘇軾〈和陶勸農六首〉專為嶺南儋州人而作，蘇軾遠貶嶺南，直貶過海至瓊州，至儋州見田疇荒蕪，發現是當地人民惰耕不耨，以致米糧乏匱，飽食不足，卻以販賣沉香為業，射獵為生，於是有感而發，作〈和陶勸農六首〉。蘇軾詩作真誠懇切，詩義涵蓋豐富，蘇軾有感漢、黎不睦、積不相能，黎人不耕不耨、喜好狩獵、貿售沉香等風土；於是苦勸漢、黎和睦相處，勤勞稼穡，驅逐荒田禽獸，摒棄日捕夜獵，致力除草播種，並以父兄威嚴，遏阻遊手好閒之人；漢、黎二族如同心合力，種植稻米，必能春耕秋收、飲酒慶豐，以上皆〈和陶勸農六首〉主要範疇。蘇軾諄諄誠勉，規勸農功，思想深刻，卓見深心，本文以相關詩文、史料補證，將蘇軾〈和陶勸農六首〉分散各節，凸顯論點。

關鍵詞：蘇軾、勸農、海南、黎漢諍論、風土

---

\*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

## 一、前言

宋哲宗紹聖元年（1094）新黨得勢，章惇回朝拜相，挾怨報復舊黨，蘇軾罪輕罰重，遠貶嶺南惠州（廣東省惠州市）。<sup>1</sup>章惇操持大權，繼續罪責舊黨，<sup>2</sup>加害蘇軾，紹聖四年（1097）四月十七日，蘇軾接獲告命，責授瓊州別駕，移昌化軍（海南省儋州市）安置，<sup>3</sup>是元祐黨人獲罪最重、貶竄最遠之人。海南昌化為廣南西路，離都城汴京 7285 里，<sup>4</sup>與惠州皆屬嶺南地區，但較惠州更為遙遠。<sup>5</sup>章惇對其心懷舊怨，別有用心，藉此想讓蘇軾羈泊海外，無法北歸，客死異鄉，蘇軾與弟蘇轍「兄弟俱竄，家屬流離。」<sup>6</sup>蘇軾命途乖舛，面對章惇的仇怨逼害，僅能順應自然，聽任命運支配；兩天後，與子孫痛苦訣別，直貶過海，獨挈三子蘇過至瓊州（海南省海口市），其餘皆留惠州。<sup>7</sup>蘇軾經濟困頓，曾言：「吾謫海南，盡

<sup>1</sup> 參見戴均良、劉保全、鄒逸麟等主編，《中國古今地名大詞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年7月，1版1刷），冊下，頁2847。本文古地名夾註今地名，皆出自本書，下不贅註。本文徵引之文獻，首次見文，詳註朝代、作者、書名、冊數、頁數、出版地、出版社、出版年月與版次，以便覆覈；再引用時，僅註明書名、冊數及頁數，以省篇幅。為統一體例，出版年月一律以西元紀年標記。中國歷史紀年，首次見文時，標明西元紀年，再出現時則省略。註釋號碼，統一置於正文或標點符號之後。文中出現之人物，除帝王后妃之外，一律連名帶姓，使用全稱。

<sup>2</sup> 紹聖四年二月中，章惇擴大罪責元祐舊黨，蘇轍首當其衝，罪謫雷州；蘇軾獲罪最重，貶竄海南，二蘇罪輕罰重，皆章惇仇恨所致。參見清·黃以周等輯注，顧吉辰點校，《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》紹聖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紀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年1月，1版1刷），冊2，頁551-560。相關論述請參見劉昭明撰，《蘇軾與章惇關係考——兼論相關詩文及史事·章惇再謫蘇軾海外昌化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2011年6月，初版），頁539-617。

<sup>3</sup> 宋·蘇軾〈到昌化軍謝表〉云：「今年四月十七日，奉被告命，責授臣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，臣尋於當月十九日起離惠州。」見宋·蘇軾撰，明·茅維編，孔凡禮點校，《蘇軾文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年11月，1版6刷），冊2，頁707。

<sup>4</sup> 參見宋·王存撰，王文楚、魏嵩山點校，《元豐九域志·廣南西路·昌化軍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5年1月，1版2刷），冊上，頁438。

<sup>5</sup> 惠州離都城汴京 5102 里，海南昌化和惠州相差 2183 里。參見《元豐九域志·廣南東路·惠州》，冊上，頁418。

<sup>6</sup> 〈與程德孺四首〉之一，見《蘇軾文集》，冊4，頁1687。

<sup>7</sup> 宋·蘇軾〈與楊濟甫二首〉之一云：「某與幼子過南來，餘皆留惠州。」此書簡原名〈與

賣酒器，以供衣食」，<sup>8</sup>更致信廣州太守王古，催求變賣折支，以供至昌化使用，<sup>9</sup>蘇軾窮困哀嘆：「某謫海南，狼狽廣州。」<sup>10</sup>五月十一日，蘇軾與蘇轍相遇藤州（廣西省梧州市），同行至雷州（廣東省雷州市），<sup>11</sup>兩人「同落百蠻裏」，<sup>12</sup>相伴一個月，六月十一日，蘇軾在雷州徐聞海岸遞角場，搭船渡海，<sup>13</sup>與蘇轍岸邊相別，

林濟甫二首》，《外集》卷七十七「林」作「楊」。孔凡禮案：「蘇軾有與楊濟甫尺牘多首，『林』或誤。」故當改作「楊」。參見《蘇軾文集》，冊4，頁1804。〈與王敏仲十八首〉之十六云：「某垂老投荒，無復生還之望，昨與長子邁訣，已處置後事矣。今到海南，首當作棺，次便作墓，乃留手疏與諸子，死則葬於海外，庶幾延陵季子贏博之義，父既可施之子，子獨不可施之父乎？生不挈棺，死不扶柩，此亦東坡之家風也。」見《蘇軾文集》，冊4，頁1695。時蘇邁挈兩房至惠州與父相聚，蘇軾再貶瓊州，亦三子蘇過陪侍在旁，兩房成員皆居留惠州。兩房家人，包括蘇邁及妻石氏，子蘇箴與蘇符，蘇過妻范氏與子蘇籥，共六人。

<sup>8</sup> 〈和陶連雨獨飲二首·詩引〉，見宋·蘇軾撰，清·王文誥輯注，孔凡禮點校，《蘇軾詩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9年10月，1版5刷），冊7，頁2252。

<sup>9</sup> 宋·蘇軾〈與王敏仲十八首〉之八載：「某慮患不周，向者竭囊起一小宅子。今者起揭，並無一物，狼狽前去，惟待折支變賣得二百餘千，不知已請得未？告公一言，傳同年必蒙相哀也。如已請得，即告令許節推或監倉鄭殿直，皆可為幹賣。」〈與王敏仲十八首〉之十二云：「某啟。有二事，殊冗，未嘗以干告，恃厚眷也。某為起宅子，用六七百千，囊為一空，旦夕之憂也。有一折支券，在市舶許節推處，託勸請。自前年五月請，不得，至今云未有折支物。此在漕司一指揮爾，告為一言於志康也。」見《蘇軾文集》，冊4，頁1691、1694。

<sup>10</sup> 〈與史氏太君嫂一首〉，見《蘇軾文集》，冊5，頁1832。

<sup>11</sup> 宋·蘇軾〈和陶止酒〉詩引云：「丁丑歲，予謫海南，子由亦貶雷州。五月十一日，相遇於藤，同行至雷。六月十一日，相別，渡海。」見《蘇軾詩集》，冊7，頁2245。

<sup>12</sup> 〈和陶止酒〉，見《蘇軾詩集》，冊7，頁2245-2246。

<sup>13</sup> 宋·蘇軾〈與楊濟甫二首〉之一云：「今日到海岸，地名遞角場。明日順風即過瓊矣。」明日為十一日，見《蘇軾文集》，冊4，頁1804。宋·范成大撰，孔凡禮點校，《桂海虞衡志·志蠻》載：「黎，海南四郡隴土蠻也。島直雷州，由徐聞渡，半日至。」見《范成大筆記六種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年9月，1版2刷），頁156。徐聞遞角場在雷州南方，於遞角場泛海入瓊州岸，參見宋·樂史撰，王文楚等點校，《太平寰宇記·嶺南道·雷州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年11月，1版1刷），冊7，頁3230。《元豐九域志·廣南西路·瓊州》云：「自界首至雷州一百六十里。」見冊上，頁437。元·脫脫等撰，《宋史·蠻夷列傳》載：「黎洞，唐故瓊管之地，在大海南，距雷州泛海一日而至。」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6月，新1版3刷），冊40，頁14219。蘇軾至雷州徐聞遞

宋·蘇轍〈次韻子瞻過海〉云：「送君渡海南，風帆若張弓。」<sup>14</sup>當日達瓊州岸，約步行二十二天，七月二日抵昌化貶所，上謝表。<sup>15</sup>

蘇軾至儋州，見人民惰耕不耨，田疇荒蕪，以致米糧乏匱，飽食不足，卻以販賣沉香為業，射獵為生，於是有感而發，作〈和陶勸農六首〉詩序云：

海南多荒田，俗以貿香為業。所產秔稌，不足於食。乃以藷芋雜米作粥糜以取飽。予既哀之，乃和淵明〈勸農〉詩，以告其有知者。<sup>16</sup>

蘇軾〈和陶勸農六首〉專為海南人而作，詩義涵蓋黎漢不睦、不耕不耨、喜好狩獵、貿售沉香等風土，宋·蘇轍〈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勸農詩〉詩序云：「子瞻〈和淵明勸農詩〉六章，哀儋耳之不耕。……。予居之半年，凡羈旅之所急，求皆不獲。故亦和此篇，以告其窮。庶或有勸焉。」<sup>17</sup>蘇轍貶居雷州海康已半年，亦感農民甚惰，所求皆不得，故有感而發，同和此篇。蘇軾詩作真誠懇切，苦勸漢、黎和睦相處，勤勞稼穡；驅逐荒田禽獸，摒棄日捕夜獵，致力除草播種；並以父兄威嚴，遏阻遊手好閒之人；期二族同心合力，種植稻米，春耕秋收，飲酒慶豐等，皆〈和陶勸農六首〉主要範疇，本文以相關詩文、史料補證，依主題分前言、漢黎不睦、尋戈相因，播香為業、好獵不耕，規勸農功、教以敦睦及結語五節，將蘇軾〈和陶勸農六首〉分散各節，凸顯論點。

---

角場坐船，乘風渡海，最快半日可抵瓊州岸。

<sup>14</sup> 〈次韻子瞻過海〉，見宋·蘇轍撰，陳宏天、高秀芳點校，《蘇轍集·樂城後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年5月，1版3刷），冊3，頁896。

<sup>15</sup> 宋·蘇軾〈到昌化軍謝表〉云：「今年四月十七日，奉被告命，責授臣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，臣尋於當月十九日起離惠州，至七月二日已至昌化軍訖者。」見《蘇軾文集》，冊2，頁707。

<sup>16</sup> 〈和陶勸農六首·詩引〉，見《蘇軾詩集》，冊7，頁2255。

<sup>17</sup> 〈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勸農詩·詩引〉，見《蘇轍集·樂城後集》，冊3，頁944。

## 二、漢黎不睦、尋戈相因

海南地處嶺南，位於中國大陸最南端，<sup>18</sup>四周環海，地偏人稀，島中有座黎母山，亦稱五指山，黎人據此為屏障，環山而居，深居於此，是黎人部落，<sup>19</sup>《瓊州府志·海黎·安定縣》載：「五指黎母諸山，在縣南四百餘里。黎人環居山下，內為生黎，外為熟黎。熟黎所居，已阻已深，生黎之巢，人迹罕至。」<sup>20</sup>黎人可分生黎、熟黎兩種，生黎深居山洞，熟黎臨傍山下而居；熟黎所居已艱困難行，生黎又較熟黎居處地偏人稀之處。漢人移居至此，與黎人共同生活，應和睦共處，但漢、黎二族語言不通、溝通困難，文化背景盡不相同，加上商業貿易糾紛，二族常有衝突，蘇軾貶居於此，感慨萬千，故殷盼漢、黎二族能和平共處，〈和陶勸農六首〉其一云：

咨爾漢黎，均是一民。鄙夷不訓，夫豈其真。怨憤劫質，尋戈相因。欺謾莫訴，曲自我人。<sup>21</sup>

「咨爾漢黎，均是一民。」蘇軾至儋州，見多荒田，稻收產量，不足飽食，於是希望大家能共同開墾荒田，進行耕殖，解決「不足於食」之困境；但見二族時起紛爭，感嘆漢、黎不睦，認為二族皆大宋子民，同是一家，盼二族能和睦共處，

<sup>18</sup> 「嶺南」這個稱謂，首先是個自然地理概念，是指在南嶺山系以南的地區。南嶺自云南東來，經廣西東北部，再橫互於粵北和湖南、江西兩省之間。越城、都龐、萌渚、騎田、大庾合稱五嶺，東向與九連山脈銜接。五嶺中位於粵、湘交界的石坑崆山，海拔 1902 米，是廣東的最高峰，由於五嶺萬山重疊，猶如一座天然屏障把廣東、廣西與中原分割開來，自是將兩廣稱為嶺南、嶺外、嶺表，這是從自然地理得名的由來。見寧可主編，張磊撰，《嶺南文化志·導言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8 年 10 月，1 版 1 刷），頁 1。海南島有一州三軍，從北而西至南到東，依序為瓊州、昌化軍、朱崖軍及萬安軍。參見譚其驤主編，《中國歷史地圖集·宋遼金時期·廣南西路》（北京：中國地圖出版社，1996 年 6 月，1 版 2 刷），冊 6，頁 34-35。

<sup>19</sup> 海南島中有座黎母山，諸蠻環居四周，號黎人，海南四縣，人多黎姓。參見《桂海虞衡志·志蠻》，見《范成大筆記六種》，頁 156。

<sup>20</sup> 見清·明誼修，張岳松纂，《瓊州府志·海黎·安定縣》（臺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67 年 12 月，臺 1 版），冊 1，頁 463。

<sup>21</sup> 〈和陶勸農六首〉其一，見《蘇軾詩集》，冊 7，頁 2255。

再合力墾殖荒田，生產稻稔。生黎、熟黎皆瓊州黎民，其性情有異，宋·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·志蠻》云：「生黎質直獷悍，不受欺觸，不服王化，亦不出爲人患。熟黎貪狡，湖、廣、福建之奸民亡命雜焉。侵軼省界，常爲四郡患。」<sup>22</sup>生黎本性樸實直爽、粗野強悍，深居黎洞，雖然沒有接受教化，亦不作惡；熟黎則貪心狡猾，常與湖州、廣州、福建一帶的奸險亡命之徒雜然相處，侵犯瓊州、萬安、朱崖、昌化四縣，爲非作歹。元·脫脫《宋史·蠻夷三》載：「今儋崖、萬安皆與黎爲境，其服屬州縣者爲熟黎，其居山洞無征徭者爲生黎，時出與郡人互市。」<sup>23</sup>其指生黎與漢人之間有貿易往來；熟黎環居山下，與移居至此的漢人往來頻繁，較生黎更早接觸漢人，比生黎熟悉漢人的文化背景及語言，宋·周去非《嶺外代答校注·海外黎蠻》載：「黎人半能漢語，十百爲羣，變服入州縣墟市，人莫辨焉。」<sup>24</sup>生黎深居山上，與漢人接觸少，亦不懂其語言，故生黎與漢人貿易往來，因語言不通，難辨其言，常引起誤會，又屢遭漢人矇騙，於是二族不睦，故二族主要是指生黎與漢；但熟黎如遭漢人壓迫，則與生黎聯合抵制，張迅齋《海南島史·譯者序》載：

海南島住民除漢人以外還有黎人。黎人文化落後，生活和漢人不一。到宋朝以後雖然大量華化，而稱那裏的筒黎謂之熟黎，可是生黎依然佔有半數。而且所謂熟黎，性情也並不穩定，一遇漢人壓迫、剝削，他們就會和生黎合一，而群起反抗，因此構成社會上的嚴重問題。<sup>25</sup>

據此可知，不管生黎或熟黎，皆曾遭受漢人的壓迫與剝削，紛爭四起，已爲當時的社會問題，故廣義而言，漢、黎不睦之黎，是涵蓋生黎與熟黎。

「鄙夷不訓，夫豈其真。」生黎樸實正直、粗野強悍，不曾接受王化，亦不知禮儀法度；對此，蘇軾提出質疑，道其生黎鄙野陋劣不開化，難道是真的嗎？

<sup>22</sup> 《桂海虞衡志·志蠻》，見《范成大筆記六種》，頁159。

<sup>23</sup> 見《宋史·蠻夷三》，冊40，頁14219。

<sup>24</sup> 見宋·周去非撰，楊武泉校注，《嶺外代答校注·海外黎蠻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4月，1版2刷），頁71。

<sup>25</sup> 見小葉田淳撰，張迅齋譯，《海南島史·譯者序》（臺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79年4月，未載版次），頁4。

宋·樂史《太平寰宇記·嶺南道·瓊州》載：

風俗：有夷人，無城郭，殊異居，非譯語難辨其言。不知禮法，須以威伏，號曰：「生黎」。巢居深洞，績木皮為衣，以木棉為毯。性好酒，每醞釀，用木皮草葉代麴蘖，熟以竹筒吸之。打鼓吹笙以為樂，男則鬃首插梳，帶人齒為瓔飾，好弓矢，削竹為弦，箭鏃銳而無羽。女人文頰，穿耳垂環。病無藥餌，但烹犬羊祀神而已。<sup>26</sup>

生黎深居洞穴，不受王化，不知禮教，語言難辨，與漢人溝通困難，須有使人敬畏的氣勢與態度，才能讓他們服從，所居使用原始樸質，喜歡喝酒，男生以大麻的莖皮纖維梳綁束髮，頸配人齒項鍊，好用弓箭，以竹製弦，箭頭尖銳，箭尾無綴鳥羽，元·脫脫《宋史·蠻夷三》亦載：「(生黎)弓刀未嘗去手。弓以竹為弦。」<sup>27</sup>女生則刺青帶耳環，生病無藥，則迷信祭禱，殺生驅治，以求病癒，生活物質就地取材，取用自然萬物，樸實簡單。蘇軾貶居於此，與生黎相處，知其本性單純良善，〈和陶西田穫早稻〉云：「蓬頭三獠奴，誰謂愿且端。」<sup>28</sup>蘇軾以生黎當奴僕，知道他們不重視外表儀容，頭髮雜亂似蓬草，不修邊幅，雖不曾接受王化，但個性質樸，稟性溫良。蘇軾提其鄙野陋劣不開化，目的是為了幫生黎平反，要我們不能以貌取人，人的本質良善才是最重要的，清·樊潛庵評：

瓊黎居環五指，不雜髮，至今未附版圖。然黎何能反，漢人激之耳。公卓見深心，一唱三嘆。<sup>29</sup>

蘇軾真知灼見，在儋州與生黎相處，親近他們、瞭解他們，知其本質與性情，故漢黎不睦非生黎「鄙夷不訓」所致，是漢人憑藉優勢，欺騙生黎，是直接造成二族不睦的主因。

「怨憤劫質，尋戈相因。」生黎生性質樸，忠厚善良，沒有接受王化，不懂

<sup>26</sup> 見《太平寰宇記·嶺南道·瓊州》，冊7，頁3236。

<sup>27</sup> 見《宋史·蠻夷三》，冊40，頁14219。

<sup>28</sup> 〈和陶西田穫早稻〉，見《蘇軾詩集》，冊7，頁2315。

<sup>29</sup> 清·溫汝能《和陶合箋》引樊潛庵評，見四川大學中文系唐宋文學研究室編，《蘇軾資料彙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年1月，1版2刷），上編4，頁1405。

漢語，因此和漢人生意往來時，常反遭漢人的利用及欺騙，生黎尋求官吏，解決問題，但彼此語言殊異，難以溝通；蘇過侍親海南，亦因嶺南蠻音馱舌而造成溝通上的困擾，曾言：「門前空雀羅，巷語紛馱舌」、<sup>30</sup>「但苦馱舌談，爾汝不相酬」，<sup>31</sup>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載：「今也南蠻馱舌之人，非先王之道。」<sup>32</sup>「馱舌」為當地黎語，少數民族所有，其語難懂，故黎漢二族語言不通，容易造成隔閡，難以親近，加上官吏私受賄賂，生黎不平，求助無門，憤而綁架漢人，求取賠償，或動用刀弓，以相爭討，宋·蘇過〈論海南黎事書〉詳述前因後果：

父老曰：「黎人之性，敦愿朴訥，無文書符契之用，刻木結繩而已。故華人欺其愚而奪其財，彼不敢訴之於吏。」何則？吏不通其語言，而胥吏責其賄賂，忿而無告，惟有質人而取償耳。吏足以直其忿，法足以禁其欺，彼若赤子之愛父母也，何憚一訴而質人也哉？<sup>33</sup>

生黎生性敦厚老實，不善言詞，沒有接受過教育，不懂文字，僅知刻木記事與結繩約誓，漢人藉此詐騙奪財，生黎遭欺騙訛詐，想尋求官員解決問題，卻因語言不通，難以表達與溝通，又見小吏收賄偏袒，使下情無法上達，讓生黎冤無可訴，才有尋戈之怨，以人為質，討取被奪走的財物，官吏卻責罰生黎，偏袒漢人。蘇過文中語帶譴責，指斥官吏，官吏本仁民愛物，一視同仁；法律保障人民，人人平等，官員卻不能秉公處理以平息忿怨，遏止漢人繼續欺瞞騙生黎，還知法犯法，使二族衝突事件，層出不窮，繼而演變成社會問題，是間接造成漢黎不睦的原因。

「欺謾莫訴，曲自我人。」生黎遭漢人欺騙訛詐，尋求官吏，反遭責罰，對生黎而言，官府形同虛設；生黎投訴無門，忿忿不平，才會綁架漢人，求償索賠。蘇軾胞與為懷，知理曲的是我方、是漢人，而非生黎；如官吏能正直公平處置，不收賄賂，加以懲處，則漢人亦無法繼續欺詐生黎；二族能和平共處，同心協力，

<sup>30</sup> 〈贈王子直〉，見宋·蘇過撰，舒星校補，蔣宗許、舒大剛等注，《蘇過詩文編年箋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2年12月，1版1刷），冊上，頁38。

<sup>31</sup> 〈次陶淵明正月五日游斜川韻〉，見《蘇過詩文編年箋注》，冊上，頁56。

<sup>32</sup> 《孟子·滕文公·上》，見漢·趙岐注，舊題宋·孫奭疏，清·阮元校勘，《十三經注疏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07年8月，1版15刷），冊8，頁99。

<sup>33</sup> 〈論海南黎事書〉，見《蘇過詩文編年箋注》，冊中，頁664。



共同墾殖，發展農耕，才是正道。

蘇軾〈和陶勸農六首〉，首提「漢、黎不睦、尋戈相因」。因耕作農物前，必先解決黎漢二族長久以來的紛爭，化干戈為玉帛，才能共同墾殖，發展農業，蘇軾用語真誠，情詞懇切，清·紀昀評：「語多板實，不為高作。」<sup>34</sup>詩句語詞平實，字字樸實無華，情感真摯，用心良苦。

### 三、播香為業、好獵不耕

海南地形特殊，山陵綿亙高峻，蘇軾抵瓊州，經澄邁至昌化途中云：「四州環一島，百洞蟠其中。我行西北隅，如度月半弓。」<sup>35</sup>四州為瓊州、昌化、朱崖、萬安，四州環繞著黎母山，蘇軾從西北角行走，如月半弓，清·王文誥《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》載：「『四州環一島』者，謂五指山生黎據其中，而四州在四隅也。自瓊州，由東路至北為萬，再北至崖，此非公所經也。自瓊州西路，至北為儋，又極北為崖，公但由澄邁至儋而止，故云『如度月半弓』，像其形也。」<sup>36</sup>海南位於中國最南端，地偏人稀，蘇軾書信致程全父，〈與程全父十二首〉之九云：「海外窮獨，人事斷絕，莫由通問。」<sup>37</sup>蘇軾獨挈三子蘇過到瓊州，與至親好友分隔兩地，因海南交通不便，書信往返緩慢，音訊間斷，門生黃庭堅亦言：「儋耳寂寂，不聞音耗。」<sup>38</sup>嶺南獨特的地理環境和氣候條件，曾長期阻礙與中原的經濟、文化交流，嶺南屬亞熱帶氣候，氣溫偏高，氣候之利，草木經冬不凋，盛產北方罕見的奇異珍果，<sup>39</sup>更得天獨厚，出產沉香，宋·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·志香》云：

<sup>34</sup> 清·紀昀評《蘇文忠公詩集》，見曾棗莊主編，《蘇詩彙評》（成都：四川文藝出版社，2000年1月，1版1刷），冊下，頁1767。

<sup>35</sup> 〈行瓊、儋間，肩輿坐睡。夢中得句云：「千山動鱗甲，萬谷酣笙鐘。覺而遇清風急雨，戲作此數句」〉，見《蘇軾文集》，冊7，頁2246。

<sup>36</sup> 見清·王文誥輯訂，《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87年10月，3刷），冊6，頁3491。

<sup>37</sup> 〈與程全父十二首〉之九，見《蘇軾文集》，冊4，頁1626。

<sup>38</sup> 〈程德孺金部〉之二，見宋·黃庭堅撰，明·張汝海校刊，《山谷老人刀筆》（未載出版社及時間，國立中央圖書館微卷NR003536號），卷8，頁8。

<sup>39</sup> 參見金強撰，《宋代嶺南謫宦》（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09年3月，1版1刷），頁47-50。

南方火行，其氣炎上，藥物所賦，皆味辛而嗅香。而沉、箋之屬世專謂之香者，又美之所種也。世皆云二廣出香，然廣東香乃自舶上來，廣右香廣海北者亦凡品，惟海南最勝。<sup>40</sup>

海南氣候炎熱，四面環海，多雨潮濕，加上島中黎母山，聳立其間，與四州相望，形成海南特有的地形，沉香就是在這種特殊的條件下形成的，沉香表面肌理似腐朽的木頭，材質也近似木頭，形狀各式各樣，內含油脂，會散發出獨特且清淡的幽香，<sup>41</sup>宋·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·志香》載：「沉水香。上品出海南黎峒，亦名土沉香，少大塊。其次如蘭栗角，如附子，如芝菌，如茅竹葉者，皆佳。至輕薄者如紙者，入水亦沉。」<sup>42</sup>因沉香入水可沉，又名沉水香，沉香品質以海南黎峒所產沉香最好，於是人民以此為業，專採沉香，售賣交易，蘇軾〈和陶勸農六首〉其二云：

天禍爾土，不麥不稷。民無用物，珍怪是直。播厥熏木，腐餘是穡。貪夫污吏，鷹摯狼食。<sup>43</sup>

「天禍爾土，不麥不稷。」蘇軾〈與姪孫元老四首〉之一云：「海南連歲不熟，飲食百物艱難。」<sup>44</sup>海南連年穀物歉收，難道是上天降禍於此，使儋民糧食缺乏，宋·蘇過〈借書〉云：「良田初不耕，拱手那望歲。」<sup>45</sup>道出不足於食的原因之一，海南田土可以耕種，適合種植稻米，卻不耕種，以致良田變荒田，造成無糧可食。蘇軾至昌化，曾致信雷州太守張逢，敘述到昌化的生活，〈與張逢六首〉之二云：「某啓。海南風氣，與治下略相似。至於食物人烟，蕭條之甚，去海康遠矣。」<sup>46</sup>海康（廣東省雷州市）為雷州郡縣，氣候與海南相似，但民風不同；海南食物貧

<sup>40</sup> 《桂海虞衡志·志香》，見《范成大筆記六種》，頁93。

<sup>41</sup> 參見張梵、姜躍進編撰，《沉香收藏入門百科》（北京：化學工業出版社，2014年1月，1版2刷），頁3。

<sup>42</sup> 《桂海虞衡志·志香》，見《范成大筆記六種》，頁93。黎峒亦作「黎洞」。

<sup>43</sup> 〈和陶勸農六首〉其二，見《蘇軾詩集》，冊7，頁2256。

<sup>44</sup> 〈與姪孫元老四首〉之一，見《蘇軾文集》，冊5，頁1841。

<sup>45</sup> 〈借書〉，見《蘇過詩文編年箋注》，冊上，頁118。

<sup>46</sup> 〈與張逢六首〉之二，見《蘇軾文集》，冊4，頁1765。

乏，人煙蕭條，與海康相差甚遠，蘇軾認為是儋民自食惡果，其主因是海南出產沉香，取得容易，販售買賣，利潤甚高，於是漸以成風，造成人民不願耕種，以致農耕日漸衰退，非上天給予的禍殃。

「民無用物，珍怪是直。」海南生活物資缺乏，卻將沉香視為珍貴怪異之物產，宋·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·志香》載：「沉香。出海外黎洞。香木既栝，其節目久墊土中，數百年不腐，益精堅，滋液下垂，結而為香。……，至輕薄如紙者，入水亦沉。……。海南香氣皆清淑，燒之，氛翳彌室，翻之四面悉香，至媒燼，氣不焦，價與白金等。」<sup>47</sup>沉香開採自沉香樹，沉香樹亦稱白木，屬雙子葉植物瑞香科，為常綠喬木，沉香含有沉香樹的木質成分和「沉香醇」油脂成分的混合物，經長時間結香，其油脂會隨時間和環境的變化，形成獨特的外觀、型態及香味。<sup>48</sup>海南沉香，香氣清淑，品質最佳，又因需從海外開採回內陸，耗時費力，使沉香價高與白金同，據其品種可分四類，宋·蔡條《鐵圍山叢談》載：

香木，初一種也。膏脈貫溢，則其結沉水香。然沉水香其類有四：謂之「熟結」，自然其間凝實者也；謂之「脫落」，因木朽而解者也；謂之「生結」，人以刀斧傷之，而後膏脈聚焉，故言生結也；謂之「蠱漏」，□□而後膏脈亦聚焉，故言蠱漏也。自然、脫落為上，而其氣和；生結、蠱漏，則其氣烈，斯為下矣。<sup>49</sup>

據蔡條所載，沉香可分熟結、脫落、生結及蠱漏這四類，這四類中，以沉香樹自然脫落，隨油脂任其生長，其氣味溫和，是為上品；如沉香樹遭人砍傷或受到蟲咬，則氣味強烈，是為下品，不管上品或下品，沉香需經百年結香形成，彌足珍貴。

宋代海舶貿易香藥獲利甚豐，皇室權貴以奢華用香為尚，文人雅士視焚香為清致雅事；權貴借此代表自己的身份地位，文人以此作為身、心、靈上的寄託、結合與安身立命的所在，所以文人彼此間會以香作為贈禮。<sup>50</sup>元符元年（1098）二

<sup>47</sup> 《桂海虞衡志·志香》，見《范成大筆記六種》，頁96。

<sup>48</sup> 參見《沉香收藏入門百科》，頁5-11。

<sup>49</sup> 見宋·蔡條撰，沈錫麟、馮惠民點校，《鐵圍山叢談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3月，1版3刷），頁98。

<sup>50</sup> 參見劉靜敏撰，《宋代《香譜》之研究》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2007年7月，初版），

月二十日，蘇轍六十歲生日，自云：「我生斯晨，閱歲六十。」<sup>51</sup>蘇軾寄沉香山子，送為賀禮，並作〈沉香山子賦〉云：

古者以芸為香，以蘭為芬。以鬱鬯為禘，以脂蕭為焚。以椒為塗，以蕙為薰。杜衡帶屈，菖蒲薦文。麝多忌而本羶，蘇合若薌而實葷。嗟吾知之幾何，為六入之所分。方根塵之起滅，常顛倒其天君。每求似於髣髴，或鼻勞而妄聞。獨沉水為近正，可以配蘄蔔而並云。矧儋崖之異產，實超然而不羣。既金堅而玉潤，亦鶴骨而龍筋。惟膏液之內足，故把握而兼斤。顧占城之枯朽，宜爨釜而燎蚊。宛彼小山，嶢然可欣。如太華之倚天，象小孤之插雲。往壽子之生朝，以寫我之老懃。子方面壁以終日，豈亦歸田而自耘。幸置此於几席，養幽芳於悅怱。無一往之發烈，有無窮之氤氳。蓋非獨以飲東坡之壽，亦所以食黎人之芹也。<sup>52</sup>

蘇轍喜歡焚香，紹聖元年生日時，蘇軾曾以詩「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篆盤為壽」，<sup>53</sup>三年後，因故貶謫海南的蘇軾，知海南沉香清淑不凡，超然不群，獨為近正，所以蘇軾以此作為生日賀禮，表達手足之情。友人范冲過世時，亦寄沉香給范家，代以焚香祭祀，蘇軾〈與范元長十三首〉之五云：「聖善郡君，不敢拜慰疏言。侍次，乞致區區。沉香少許，望於內翰靈几焚之。表末友一慟之意而已。」<sup>54</sup>蘇軾更用沉香木和甲煎粉製作成庭中照明的火燭，〈和陶擬古九首〉其六云：

頁 84-101。

<sup>51</sup> 〈和子瞻沉香山子賦〉，見《蘇轍集·樂城後集》，冊 3，頁 941。

<sup>52</sup> 〈沉香山子賦〉，見《蘇軾文集》，冊 1，頁 13-14。宋·蘇轍〈和子瞻沉香山子賦·詩引〉云：「仲春中休，子由於是始生。東坡老人居於海南，以沉水香遺之，示之以賦，曰：『以為子壽』，乃和而復之。」見《蘇轍集·樂城後集》，冊 3，頁 941。

<sup>53</sup> 參見孔凡禮撰，《三蘇年譜》（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2004 年 10 月，1 版 1 刷），冊 4，頁 2551。蘇軾〈子由生日，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篆盤為壽〉見《蘇軾詩集》，冊 6，頁 2015。

<sup>54</sup> 〈與范元長十三首〉之五，見《蘇軾文集》，冊 4，頁 1459。

沉香作庭燎，甲煎粉相和。豈若炷微火，縈烟嫋清歌。豈若炷微火，縈烟嫋清歌。貪人無飢飽，胡椒亦求多。朱、劉兩狂子，隕墜如風花。本欲竭澤漁，奈此明年何。<sup>55</sup>

庭燎即大燭，甲煎又稱甲香，是海螺磨壓而成的粉，產於南海，世人多和諸香，甚益芳。<sup>56</sup>唐·李商隱〈隋宮守歲〉載：「沈香甲煎爲庭燎，玉液瓊蘇作壽杯。」<sup>57</sup>蠟燭摻混香藥，與焚香的作用相同，皆取其馨香之氣，《沉香收藏入門百科》載：

宋明時期的沉香文化所代表的不僅是奢華和尊貴，同時也是文人雅士對超凡脫俗的精神境界的一種理解。<sup>58</sup>

沉香用途甚廣，宋人皆好，既是奢華尊貴的代表，亦是超凡脫俗的象徵，蘇軾云：「朱、劉兩狂子，隕墜如風花。」公自註：「朱初平、劉誼欲冠帶黎人，以取水沉耳。」<sup>59</sup>可知當時文化風尚，上至皇宮貴族，下至文人百姓，蔚然成風。

「播厥熏木，腐餘是穡。」上品沉香產於海南黎洞，因此黎人砍伐香木，以沉香貿易爲生，宋·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·志香》載：「環島四郡界皆有之，悉冠諸蕃所出，……。北人多不甚識，蓋海上亦自難得。省民以牛博之於眾黎，一牛博香一擔，歸自差擇，得沉水十不一二。」<sup>60</sup>漢黎二族相互博易，換取所需，是故，黎人伐木、播種沉香樹，而將農業勞作視爲腐朽廢棄之物，棄置不耕。

「貪夫污吏，鷹擊狼食。」沉香貿易，獲利甚大，貪婪之人及貪官污吏，如鷹如狼般貪饞，且不知滿足，清·徐松《宋會要輯稿·職官》載：「太平興國初，京師置榷易院，乃詔諸番國香藥、寶貨至廣州、交趾、泉州、兩浙，非出於官庫

<sup>55</sup> 〈和陶擬古九首〉其六，見《蘇軾詩集》，冊7，頁2263-2264。

<sup>56</sup> 參見宋·王繼先等撰，尚志鈞校注，《紹興草本校注》（北京：中醫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1月，1版1刷），頁458。

<sup>57</sup> 〈隋宮守歲〉，見唐·李商隱撰，清·馮浩箋注，《玉谿生詩集箋注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1981年8月，臺3版），頁423。

<sup>58</sup> 見《沉香收藏入門百科》，頁45。

<sup>59</sup> 〈和陶擬古九首〉其六，見《蘇軾詩集》，冊7，頁2264。

<sup>60</sup> 《桂海虞衡志·志香》，見《范成大筆記六種》，頁93。

者，不得私相市易。」<sup>61</sup>榷易院為宋代香藥的專賣機構，此為海南最早實施香藥禁榷的紀錄，禁榷是指禁止民間私自貿易，而由政府專賣，私自貿易沉香，獲利甚大，故採香盜賣，清·溫汝能云：「採香之禍，宋代為尤烈，故公言及此。」<sup>62</sup>民以食為本、為根，儋人以貿香為業，餐餐卻無法飽食，為避免「採香之禍」，欺壓剝削，躬耕務農，才是解決之道，清·樊潛庵評：「公于經筵為講官第一，持兵柄則重任將，典大郡即首勸農。今萬里投荒，亦莫不為瓊人鯁鯁過計。」<sup>63</sup>蘇軾婉勸務農，溫飽肚腹，二族相爭才不會惡性循環，貪官污吏亦無法從中獲取利益。

蘇軾感嘆良田美地成廢土荒蕪，禽鳥棲息，無法耕種，無糧可食，〈和陶勸農六首〉其三云：

豈無良田，膾膾平陸。獸蹤交締，鳥喙諧穆。驚麇朝射，猛豨夜逐。芋羹藜糜，以飽者宿。<sup>64</sup>

「豈無良田，膾膾平陸。」蘇軾到此，一片荒蕪，良田變荒田，荒田蔓草，繼而提出海南難道都沒有肥沃的田地嗎？蘇軾認為海南「分汜未入海，膏澤彌此方」，<sup>65</sup>更以「膾膾」形容海南土地肥沃，而非土壤貧瘠，不利農耕，希望人民自省，主動耕種，以達勸農之目的。

「獸蹤交締，鳥喙諧穆。」嶺南獸類、禽鳥多，宋·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·志禽》載：「南方多珍禽，非君子所問。」<sup>66</sup>蘇軾在儋州見五色雀，〈五色雀〉詩引云：「海南有五色雀，常以兩絳者為長，進止必隨焉。俗謂之鳳凰云。」<sup>67</sup>又「得

<sup>61</sup> 見清·徐松輯，《宋會要輯稿·職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11月，1版2刷），冊4，頁3364。宋·高承撰，明·李果訂，金圓、許沛藻點校，《事物紀原·東西使班部·香藥》載：「太平興國中，……始議於京師置香藥榷易院，增香藥之直，聽商人市之。命張遜為香藥庫使以主之。此蓋置官之初也。」其下〈榷易〉亦載：「大中祥符二年二月，撥併（香藥）榷易院入榷貨務，而使名不除也。」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年4月，1版1刷），頁300。

<sup>62</sup> 清·溫汝能《和陶合箋》，見《蘇軾資料彙編》，上編4，頁1405。

<sup>63</sup> 同上註。

<sup>64</sup> 〈和陶勸農六首〉其三，見《蘇軾詩集》，冊7，頁2256。

<sup>65</sup> 〈和陶擬古九首〉其四，見《蘇軾詩集》，冊7，頁2262。

<sup>66</sup> 《桂海虞衡志·志禽》，見《范成大筆記六種》，頁103。

<sup>67</sup> 〈五色雀·詩引〉，見《蘇軾詩集》，冊7，頁2346。

吠狗，曰烏觜，甚猛而馴。」<sup>68</sup>蘇軾因貶謫儋州，而見奇珍異鳥，又飼養猛狗烏觜，為其生活增添色彩，但海南人民多不耕種，所以良田都變成了鳥獸的天堂，任由獸類隨意奔逐，禽鳥鳴聲交錯上下，宛如禽鳥樂園。

「驚麇朝射，猛豨夜逐。」「麇」，即麋，或稱獐，其狀似鹿，肉可食，皮可製革，宋·陸游〈兩獐〉云：「吾園畜兩獐，善驚未易馴。」<sup>69</sup>因麇獐易受驚嚇，故稱驚麇；《莊子·外篇·知北遊》載：「正獲之間於監市履豨也。」其下釋文：「豨，大豕也。」<sup>70</sup>豕，即豬，猛豨是指凶猛的野豬。詩謂黎人不耕不種，早上捕射驚鹿，夜晚逐殺凶猛的野豬，宋·蘇過〈夜獵行〉詩引云：「海南多鹿豨，土人捕取，率以夜分月出，度其要寢，則合圍而周法之，獸無軼者。余寓城南，戶外即山林，夜聞獵聲，旦有饋肉者，作〈夜獵行〉以紀之。」<sup>71</sup>其詩云：

霜風肅肅陵寒柯，海月濼濼翻秋河。空山無人柴徑熟，豨肥鹿飽眠長坡。  
山夷野獠喜射獵，腰下長鋏森相摩。平沙髣髴見遺跡，踴躍不待張虞羅。  
均呼夜起山谷應，披抉草木窮株窠。何人得雋喜叫絕，將割未羨青丘多。  
今年歲惡不可度。竹間有米田無禾。耕牛日欲登鼎俎，野獸逃命理則那。  
朝來剝啄誰有饋，愧爾父老勤弓戈。一言願子不我忽，暴殄天物神所呵。

72

黎人以射獵為生，趁豬鹿飽食過後，休眠之際，再獵射捕捉，以食其肉，以此為生，以此為樂，故米田無禾，是因不耕不種。

「芋羹藜糜，以飽耆宿。」蘇軾至此，生活困窘，飽食不足，苦歎：「先生饌已缺，弟子散莫臻。忍飢坐談道，嗟我亦晚聞。」<sup>73</sup>蘇軾家中食物短缺，無以供

<sup>68</sup> 〈余來儋耳，得吠狗，曰烏觜，甚猛而馴，隨予遷合浦，過澄邁，泗而濟，路人皆驚，戲為作此詩〉，見《蘇軾詩集》，冊7，頁2364。

<sup>69</sup> 宋·陸游〈兩獐〉，見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，《全宋詩》冊40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8年12月，1版1刷），頁25439。

<sup>70</sup> 參見清·郭慶藩撰，王孝魚點校，《莊子集釋·外篇·知北遊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年1月，1版2刷），冊中，頁750-751。

<sup>71</sup> 〈夜獵行·詩引〉，見《蘇過詩文編年箋注》，冊上，頁138。

<sup>72</sup> 〈夜獵行〉，見《蘇過詩文編年箋注》，冊上，頁138-139。

<sup>73</sup> 〈和陶示周掾祖謝〉，見《蘇軾詩集》，冊7，頁2254。

養家人，要家人不要遠赴於此，和他一樣受苦挨餓，因此「所產秔稌，不足於食。乃以藟芋雜米作粥糜以取飽」，<sup>74</sup>黎人以射獵為生為樂，蘇軾對物質的要求並不高，但海南土人天天食土芋，基本的生活條件都沒有達到，而感到難過，宋·蘇過〈己卯冬至儋人攜具見飲既罷有懷惠許兄弟〉云：「藟芋人人送，困庖日日豐。」<sup>75</sup>蘇軾至儋州難得食肉，孝順的蘇過，靈機一動，以山芋為主食，另加菜料熬成羹，蘇過「忽出新意，以山芋作玉糝羹，色香味皆奇絕。天上酥陀則不可知，人間決無此味也。」<sup>76</sup>清·王文誥讚揚蘇過孝行：

蓋是時，公所食惟芋，過真無以為養，故變此方法也。子由每稱過孝，以訓宗族，登之史傳。孝不可見，所可見者，類如此矣。<sup>77</sup>

蘇過隨蘇軾貶謫嶺南，侍其左右，照顧生活起居，用心良苦，可謂至孝。

「芋魁倘可飽，無肉亦奚傷。」<sup>78</sup>海南缺乏米糧，餐餐食芋，晉·嵇含《南方草木狀·甘藟》載：「舊珠崖之地，海中之人皆不業耕稼，惟掘地種甘藟，秋熟收之。」<sup>79</sup>甘藟為芋之種類，蘇軾〈聞子由瘦〉云：「土人頓頓食藟芋，薦以薰鼠燒蝙蝠。」<sup>80</sup>在此呈現出嶺南特色餐，對蘇軾而言，卻難以入食，致信姪孫蘇元老〈與姪孫元老四首〉之一云：

海南連歲不熟，飲食百物艱難，及泉、廣海船絕不至，藥物鮓醬等皆無，厄窮至此，委命而已。老人與過子相對，如兩苦行僧爾。然胸中亦超然自得，不改其度，知之，免憂。<sup>81</sup>

<sup>74</sup> 〈和陶勸農六首·詩引〉，見《蘇軾詩集》，冊7，頁2255。

<sup>75</sup> 〈己卯冬至儋人攜具見飲既罷有懷惠許兄弟〉，見《蘇過詩文編年箋注》，冊上，頁141。

<sup>76</sup> 〈過子忽出新意，以山芋作玉糝羹，色香味皆奇絕。天上酥陀則不可知，人間決無此味也〉云：「香似龍涎仍皜白，味如牛乳更全清。莫將南海金齏臠，輕比東坡玉糝羹。」見《蘇軾詩集》，冊7，頁2316。

<sup>77</sup> 見《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·總案》，冊3，頁1406-1407。

<sup>78</sup> 〈和陶擬古九首〉其四，見《蘇軾詩集》，冊7，頁2262。

<sup>79</sup> 見晉·嵇含撰，王根林校點，《南方草木狀·草類·甘藟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8月，1版1刷，與《博物志》外七種合刊本），頁142。

<sup>80</sup> 〈聞子由瘦〉，見《蘇軾詩集》，冊7，頁2257-2258。

<sup>81</sup> 〈與姪孫元老四首〉之一，見《蘇軾文集》，冊5，頁1841。



海南米糧歉收，飲食維艱，於是蘇軾自比苦行僧，但言其內心超然自得；由於米糧歉收，因此需仰賴船舶從外地輸入，如遇風浪阻隔，米價昂貴，蘇軾〈記諸米〉云：

海南以諸米為糧，幾米之十六。今歲米皆不熟，民未至艱食者，以客舶方至而有米也。然儋人無蓄藏，明年去則飢矣。吾旅泊尤可懼，未知經營所從出。<sup>82</sup>

舟船不至，無米可食，〈縱筆三首〉其三云：「北船不到米如珠，醉飽蕭條半月無。」<sup>83</sup>以至於「典衣剩買河源米」，<sup>84</sup>「得米如得珠，食菜不敢留。」<sup>85</sup>蘇軾在惠州時，亦三餐不繼，〈和陶貧士七首〉詩引云：「遷惠州一年，衣食漸窘，重九伊邇，樽俎蕭然。」<sup>86</sup>曾感嘆「米盡初不知，但怪飢鼠遷。」<sup>87</sup>故屢靠循州太守周彥質送米接濟，〈答周循州〉云：「未敢叩門求夜話，時叨送米續晨炊。知君清俸難多輟，且覓黃精與療飢。」<sup>88</sup>清·王文誥言：「周文之時以米為饋。」<sup>89</sup>蘇軾再謫海南，周彥質仍持續饋贈米糧，〈與周文之四首〉之三云：「惠米五碩，可得醇酒三十斗。……食米已領足。」<sup>90</sup>周彥質俸祿不多，仍濟困解危，多次贈米給蘇軾，足見兩人情誼深厚。

<sup>82</sup> 〈記諸米〉，見《蘇軾文集》，冊6，頁2368。

<sup>83</sup> 〈縱筆三首〉其三，見《蘇軾詩集》，冊7，頁2328。

<sup>84</sup> 〈庚辰歲人日作，時聞黃河已復北流，老臣舊數論此，今斯言乃驗，二首〉其一，見《蘇軾詩集》，冊7，頁2343。

<sup>85</sup> 〈謫居三適三首：夜臥濯足〉，見《蘇軾詩集》，冊7，頁2286-2287。

<sup>86</sup> 〈和陶貧士七首·詩引〉，見《蘇軾詩集》，冊7，頁2136。蘇軾謫居惠州不到半年，已三餐不繼，〈和陶歸園田居六首〉其一云：「門生餽薪米，救我廚無烟。」見《蘇軾詩集》，冊7，頁2104。

<sup>87</sup> 〈和陶歲暮作和張常侍〉，見《蘇軾詩集》，冊7，頁2217。

<sup>88</sup> 〈答周循州〉，見《蘇軾詩集》，冊7，頁2151。

<sup>89</sup> 見《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》，冊6，頁3428。

<sup>90</sup> 〈與周文之四首〉之三，見《蘇軾文集》，冊4，頁1760。

#### 四、規勸農功、教以敦睦

蘇軾見官吏貪狠無厭，姦弊多端，認為以農為業，才可防弊除害，根絕朝射夜逐之惡習，故不厭其煩，諍言苦勸，規勸農功，希望大家以耕農為業，才能自給自足；如不聽命，請父兄嚴命管教，或加以懲處，〈和陶勸農六首〉其四云：

聽我苦言，其福永久。利爾耜耜，好爾鄰偶。斬艾蓬蒿，南東其畝。父兄  
搢挺，以扶游手。<sup>91</sup>

「聽我苦言，其福永久。」蘇軾貶竄海南，狼狽困頓，仍不改其心志，自比箕子，〈吾謫海南，子由雷州，被命即行，了不相知，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，旦夕當追及，作此詩示之〉云：

平生學道真實意，豈與窮達俱存亡。天其以我為箕子，要使此意留要荒。

92

蘇軾一生修身力行是以儒家經世濟民為本心，不因己身困頓或顯達而改變心志與德操，民胞物與，惻隱在抱，宋·施元之、施宿、顧禧《施顧註蘇詩》載：「《後漢東夷濊》：『武王封箕子於朝鮮，箕子教以禮義田蠶，又制八條之教，其人終不相盜，無門戶之閉，婦人貞信，飲食以籩豆。』」<sup>93</sup>箕子至朝鮮教導人民禮義、農耕、養蠶，並制訂八條之約，以此教化人民，使民淳厚。蘇軾貶惠謫儋，兩州皆偏僻蠻荒，故假天之命，自比箕子，雖流落僻處，亦要和箕子一樣，教化人民；故見儋州田野荒蕪，生黎朝射夜捕，官民販賣沉香等陋習，諄諄告誡，希望大家能聽其「苦言」，改正務農。蘇軾「苦言」，實為「苦心之言」，逆耳之言，難以入耳，於是苦口婆心，再三勸農，期自耕自足，不虞匱乏，以永保福祉，綿延子孫，

---

<sup>91</sup> 〈和陶勸農六首〉其四，見《蘇軾詩集》，冊7，頁2256。

<sup>92</sup> 〈吾謫海南，子由雷州，被命即行，了不相知，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，旦夕當追及，作此詩示之〉，見《蘇軾詩集》，冊7，頁2245。

<sup>93</sup> 見宋·施元之、施宿、顧禧合注，鄭騫、嚴一萍編校，《增補足本施顧註蘇詩·吾謫海南，子由雷州，被命即行，了不相知，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，旦夕當追及，作此詩示之》題下註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80年5月，初版），冊6，卷37，頁20。

蘇過親侍蘇軾於嶺南，對父親載德於仁的表現，給予讚美，〈次大人生日〉云：

自我高曾逮公身，奕世載德一於仁。遇苦即救志劬辛，豈擇富貴與賤貧。  
久推是心誠而均，可貫白日照蒼旻。<sup>94</sup>

從蘇過高祖蘇杲，曾祖蘇序至父親蘇軾，蘇門代代皆以仁德相傳，蘇軾胞與為懷，仁民愛物，看見百姓受難受苦，無論富貴與貧賤，皆施予援助；雖狼狽海南，但見荒田野地，人民飽食不足，勞心諄諄，再三勸農，其心真誠，精誠貫日。

「利爾耜耜，好爾鄰偶。」蘇軾至昌化不久，有感人民惰耕不穡，曾言：「春秧幾時花，夏稗忽已穉。悵焉撫耒耜，誰復識此意。」<sup>95</sup>蘇軾悵惜，農具無用，慨嘆誰能親耒耜，並知其深意，紀昀評：「託意深微。」<sup>96</sup>海南耕地荒蕪，雜草蔓生，墾殖不易，蘇軾要大家把鈍頭農具磨擦鋒利，以利闢田；並轉告鄰舍，結朋引伴，一起耕種。蘇軾知農器的好壞會影響農務發展，亦知農具對農民的重要性及便利性，貶謫惠州，過廬陵（江西省吉安市）時，見曾安止所撰《禾譜》，其文詳實，但缺譜農器，故作〈秧馬歌〉，以補其缺，<sup>97</sup>劉昭明〈宋·費袞《梁谿漫志》「東坡謫居中勇于為義」考論〉言：

秧馬是北宋農民發明的一種農耕器具，用榆棗楸桐等木材製造，前高後翹。中間低平，外形像一隻小木船，船頭綁一束綁滿秧苗的稻稈。農人騎

<sup>94</sup> 〈次大人生日〉，見《蘇過詩文編年箋注》，冊上，頁46。

<sup>95</sup> 〈糴米〉，見《蘇軾詩集》，冊7，頁2254。

<sup>96</sup> 清·紀昀評《蘇文忠公詩集》，見《蘇詩彙評》，冊下，頁1780。

<sup>97</sup> 參見《三蘇年譜》，冊4，頁2597。詩引云：「過廬陵，見宣德郎致仕曾君安止。出所作《禾譜》。文既溫雅，事亦詳實，惜其有所缺，不譜農器也。予昔遊武昌，見農夫皆騎秧馬。以榆棗為腹欲其滑，以楸桐為背欲其輕，腹如小舟，昂其首尾，背如覆瓦，以便兩髀，雀躍於泥中，繫束薰其首以縛秧。日行千畦，較之偃僂而作者，勞佚相絕矣。《史記》：『禹乘四載，泥行乘橈』解者曰：『橈形如箕，擿行泥土。』豈秧馬之類乎？作〈秧馬歌〉一首，附於《禾譜》之末云。」見《蘇軾詩集》，冊6，頁2051。原來秧馬是蘇軾貶謫黃州時，於湖北武昌見農夫所使用的農器，後貶惠州，過廬陵時，以此教人，〈題秧馬歌後四首〉之四載：「吾嘗在湖北，見農夫用秧馬行泥中，極便。頃來江西作〈秧馬歌〉以教人，罕有從者。」見《蘇軾文集》，冊5，頁2153。

在秧馬上，以兩腳蹬動滑行，輕輕按下秧馬的首端，很容易就插好秧苗，極輕巧，極便捷。利用秧馬，農民插秧事半功倍，再也不必低著頭、彎著腰地辛苦插秧，再也不必忍受腰酸背痛、筋骨疲憊的折磨了。<sup>98</sup>

蘇軾謫貶惠州時，見惠州博羅（澄邁縣永發鎮）縣令林抃，勤民恤農，故出示〈秧馬歌〉，並囑託林抃作確磨，共同推廣秧馬，發展農業，<sup>99</sup>〈題秧馬歌後四首〉之一云：

惠州博羅縣令林君抃，勤民恤農，僕出此歌以示之。林君喜甚，躬率田者製作閱試，以謂背雖當如覆瓦，然須起首尾如馬鞍狀，使前卻有力。今惠州民皆已施用，甚便之。<sup>100</sup>

林抃親自率領農民使用外，另改良秧馬，使農民更輕鬆、更便利。<sup>101</sup>由此可知，蘇軾相當重視農業的發展及農具的使用，所以希望儋州和惠州一樣，積極農耕，更以自身的經驗，指導人民製作秧馬，耕作墾植，繼而促進農業的發展。

「斬艾蓬藿，南東其畝。」蓬藿指蓬草、藿草，是雜草叢生所致，因儋民惰耕不耨，以致荒田雜草叢生，故先砍除蓬蒿雜草，整理田地，才能耕作種植。《左傳·昭公十六年》云：「子產對曰：『昔我先君桓公，與商人皆出自周，庸次比耦，以艾殺此地，斬之蓬、蒿、藜、藿，而共處之。』」<sup>102</sup>庸次比耦意指更迭相代，皆並肩耦耕，故蘇軾希望黎漢二族，和睦相處，共同合作剷除田地裡的荒穢

<sup>98</sup> 見劉昭明〈宋·費袞《梁谿漫志》「東坡謫居中勇于為義」考論〉，見徐文珊教授百歲冥誕紀念論文集編委會編輯，《徐文珊教授百歲冥誕紀念論文集》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9年10月，初版），頁142-146。論文中，劉昭明對蘇軾推廣秧馬之緣由，有詳細的論述。

<sup>99</sup> 參見《三蘇年譜》，冊4，頁2645。

<sup>100</sup> 〈題秧馬歌後四首〉之一，見《蘇軾文集》，冊5，頁2152。

<sup>101</sup> 宋·蘇軾〈題秧馬歌後四首〉之二云：「林博羅又云：『以榆棗為腹患其重，當以柅木，則滑而輕矣。』又云：『俯偃秧田，非獨腰脊之苦，而農夫例於脛上打洗秧根，積久皆至瘡爛。今得秧馬，則又於兩小頰子上打洗，又完其脛矣。』」見《蘇軾文集》，冊5，頁2152。

<sup>102</sup> 《左傳·昭公十六年》見周·左丘明撰，晉·杜預注，唐·孔穎達疏，清·阮元校勘，《十三經注疏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07年8月，1版15刷），冊6，頁828。

雜草。《詩經·小雅·信南山》云：「我疆我理，南東其畝。」<sup>103</sup>唐·孔穎達疏：「是於土之宜，須縱須橫，故或南或東也。」<sup>104</sup>整理田畝，除去荒草後，需尋求水源，灌溉隴畝，明·李時珍在《本草綱目·水部》載：「蓋水為萬化之源，土為萬物之母。」<sup>105</sup>水是大自然的來源，生命的命脈，田畝需順地勢及水源之趨，開挖壟溝，方可灌溉、排水；故蘇軾要大家齊心合力，拓地墾耕，先剷除荒穢，再沿著田畝四方，開挖縱橫交錯的溝渠，來引水灌溉，以利耕作。

「父兄搢梃，以扶游手。」最後蘇軾要父兄身配棍棒，警戒誓眾，以遏止遊手好閒之人；對於游蕩懶惰不事生產之人，嚴格督導，或以棍棒懲處，督促用心務農。宋·周去非《嶺外代答校注·惰農》載：

深廣，曠土彌望，田家所耕，百之一爾。必水泉冬夏常注之地，然後為田。苟膚寸高仰，共棄而不顧。其耕也，僅取破塊，不復深易。乃就田點種，更不移秧。既種之後，早不求水，澇不疏決，既無糞壤，又不耕耘，一任於天。既獲，則束手坐食以卒歲。其妻乃負販以贍之，己則抱子嬉遊，慵惰莫甚焉。<sup>106</sup>

深廣荒田遍野，民多無心耕農，如有耕種，則棄置不顧，故所獲不厚；如有所獲，則坐食終年，與子逸游自恣。清·溫汝能評：

篇內備言不耕之害，力農之樂，諄諄誠勉。公之為瓊人計，誠深且切矣。然豈獨瓊人為然？天下游手之徒，聞者應為股慄。而力田者有此樂境，何憚而不竭力為之也？仁人之言，其利溥矣，信哉！<sup>107</sup>

<sup>103</sup> 《詩經·小雅·信南山》，見漢·毛亨撰、鄭玄箋，唐·孔穎達疏，清·阮元校勘，《十三經注疏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07年8月，1版15刷），冊2，頁460。

<sup>104</sup> 參見程俊英、蔣見元撰，《詩經注析·小雅·信南山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9年10月，1版3刷），冊下，頁664-665。

<sup>105</sup> 見明·李時珍撰，《本草綱目校點本》（北京：人民衛生出版社，2005年2月，2版14刷），冊上，頁378。

<sup>106</sup> 見《嶺外代答校注·惰農》，頁146。其下注瓊、廉、雷、化、橫、邕、欽、貴等州為深廣。

<sup>107</sup> 清·溫汝能《和陶合箋》，見《蘇軾資料彙編》，上編4，頁1405。

蘇軾諄諄勸農，告誡勉勵，規勸農功，希望遊手好閒之人，能聽其苦言及勸誡，努力耕種。

蘇軾藉天再三申明，如願耕植，米糧不缺，足以飽食，〈和陶勸農六首〉其五云：

天不假易，亦不汝置。春無遺勤，秋有厚冀。雲舉雨決，婦姑畢至。我良孝愛，袒跣何媿。<sup>108</sup>

「天不假易，亦不汝置。」蘇軾言上天是公平的，只要惰耕，上天絕不會寬縱，必定比歲不登；如願耕種，亦不會讓人民匱乏，必定五穀豐收。

「春無遺勤，秋有厚冀。」蘇軾上文以「臚臚」形容海南土地肥沃，非薄田苦地，無法耕種；因此人民只要依時播種，人勤不懶，春耕秋收，自古而然。

「雲舉雨決，婦姑畢至。」黎漢和睦，致力務農，可見婆媳在旁慰勞耕夫的畫面，如遇雲集密布，大雨紛落，則見婆媳群聚，情感融洽。明·袁宏道評：「一段田家孝友樸實之意，不羨富貴處是〈豳風〉遺漏語。」<sup>109</sup>〈豳風〉為《詩》之十五國風之一，共七篇，乃豳人詠豳地生活之作。此言農家作田，見兄弟友愛，和樂融融，淳樸篤實，是〈豳風〉七篇中所沒有記載的。

「我良孝愛，袒跣何媿。」蘇軾仁民愛物，認為漢黎二族皆為善良的百姓，每個人都懂得孝敬愛重，即便像生黎一樣袒胸赤足，但本性良善，質樸忠厚，又何必為此感到慚愧呢？

最後一章，蘇軾嚴正告誡那些懶惰狎遊、好賭鄙陋不改者，將流放至黎母山，和生黎一樣，過著原始的生活；但如能齊心耕稼，豐收可期，〈和陶勸農六首〉其六云：

逸諺戲侮，博奕頑鄙。投之生黎，俾勿冠履。霜降稻實，千箱一軌。大作爾社，一醉醇美。<sup>110</sup>

「逸諺戲侮，博奕頑鄙。」蘇軾警告那些懶惰放縱、整天遊樂，賭博成性、頑固

<sup>108</sup> 〈和陶勸農六首〉其五，見《蘇軾詩集》，冊7，頁2257。

<sup>109</sup> 明·袁宏道評閱譚元春《東坡詩選》，見《蘇詩彙評》，冊下，頁1768。

<sup>110</sup> 〈和陶勸農六首〉其六，見《蘇軾詩集》，冊7，頁2257。

不改的人，希望他們早日悔悟，勤耕農物。

「投之生黎，俾勿冠履。」蘇軾提出警告，如不改善鄙俗，繼續玩樂，則將其投之深山，不許過文明人的生活。宋·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·志蠻》載：「洞人生理尤苟簡。冬編鵝毛木棉，夏緝蕉竹麻紵爲衣，搏飯掬水以食。」<sup>111</sup>深山洞人生活物質皆取用自然，過著原始的生活。

「霜降稻實，千箱一軌。」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載：「不違農時，穀不可勝食也。」<sup>112</sup>只要人民不違背、不妨害農作時間，則穀米豐稔，蘇軾〈和陶九日閑居〉詩引云：「但願飽秔稌，年年樂秋成。」<sup>113</sup>蘇軾期盼秋收季節，稻實累累，箱箱皆裝滿稻糧，家家慶豐收，《詩經·小雅·甫田》載：「乃求千斯倉，乃求萬斯箱。黍稷稻粱，農夫之慶。」<sup>114</sup>蘇軾愛民重農，勸民勤耕，豐年多積，清·紀昀評：「收得和平而滿足。」<sup>115</sup>元符三年（1100）五月中旬，蘇軾量移廉州（廣西省合浦縣），<sup>116</sup>將離儋州，時「野老已歌豐歲語」，<sup>117</sup>人民和諧，衣豐食足，民生富足，是其本心。

「大作爾社，一醉醇美。」蘇軾期盼豐收之年，興辦祭拜土神的活動，以感謝上天，報祀獲福，謝慶豐收，歡樂之餘，舉酒宴飲。蘇軾〈和陶勸農六首〉情理深遠，規勸農功，極力苦勸；民改其陋，依序墾殖，春耕秋收，永保無虞。

## 五、結語

經本文分析，知蘇軾〈和陶勸農六首〉專爲海南人而作。蘇軾貶竄海南儋州，海島生活，孤苦無依，僅三子蘇過陪侍身旁。蘇軾至儋州，見田疇荒蕪遍野，人民惰耕不作，所獲不足，以致比歲不登，卻以販賣沉香爲業，朝射夜捕爲生，故作〈和陶勸農六首〉，總結如下：

海南多荒田，人民飽食不足，希望大家能共同耕種，但見生黎、漢不睦，故

<sup>111</sup> 《桂海虞衡志·志蠻》，見《范成大筆記六種》，頁137。

<sup>112</sup> 《孟子·梁惠王·上》，見《十三經注疏》，冊8，頁12。

<sup>113</sup> 〈和陶九日閑居·詩引〉，見《蘇軾詩集》，冊7，頁2260。

<sup>114</sup> 《詩經·小雅·甫田》，見《十三經注疏》，冊2，頁466。

<sup>115</sup> 清·紀昀評《蘇文忠公詩集》，見《蘇詩彙評》，冊下，頁1770。

<sup>116</sup> 參見《三蘇年譜》，冊4，頁2860。

<sup>117</sup> 〈儋耳〉，見《蘇軾詩集》，冊7，頁2363。

蘇軾希望二族能先化解仇怨，和睦相處，共同開發墾殖，以求自給自足。探究其因，是生黎不受王化，不知禮教，與漢人貿易往來，因語言與文化背景不同，常引發誤會與衝突；漢人接受教育，憑此優勢，欺騙生黎，生黎生性質樸，忠厚善良，想尋求官吏的幫助，卻見官吏收受賄賂，憤而綁架漢人，以相爭討。蘇軾期二族能化干戈為玉帛，齊力耕種，糧米不虞匱乏，於是諄諄苦勸，以勸農為先。

海南獨特的地理環境和氣候條件，而特產沉香，其品質最好，賣售利高，加上取得容易，故人民不耕不耨，漸以成風，以致田地荒廢，不足於食，更感嘆良田美地荒蕪，卻成為禽鳥棲息之地，生黎喜好狩獵，餐餐以藷芋為主，蘇軾規勸農功，希望人民自省，主動耕種，永保無疆之休，於是苦口婆心，再三勸農。

最後蘇軾嚴正告誡懶惰之民，改善陋習，勤耕於農，如人勤不懶，必春耕秋收。蘇軾困頓流離，狼狽海南，清貧生活，不以為苦，不改其志，見海南人難以飽食，故以勸農為先。蘇軾此期的文學作品，融入了嶺南異國文化，豐富了他的生命，亦增添了詩文的現實性與真實性。



## 引用文獻

- 小葉田淳撰，張迅齋譯，《海南島史》，臺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79年4月，未載版次。
- 毛亨撰，鄭玄箋，孔穎達疏，阮元校勘，《詩經》，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07年8月，1版15刷。
- 王存撰，王文楚、魏嵩山點校，《元豐九域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5年1月，1版2刷。
- 王繼先等撰，尙志鈞校注，《紹興草本校注》，北京：中醫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1月，1版1刷。
- 王文誥輯訂，《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》，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87年10月，3刷。
- 孔凡禮撰，《三蘇年譜》，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2004年10月，1版1刷。
- 左丘明撰，杜預注，孔穎達疏，阮元校勘，《左傳》，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07年8月，1版15刷。
- 四川大學中文系唐宋文學研究室編，《蘇軾資料彙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年1月，1版2刷。
- 李商隱撰，馮浩箋注，《玉谿生詩集箋注》，臺北：里仁書局，1981年8月，臺3版。
- 李時珍撰，《本草綱目校點本》，北京：人民衛生出版社，2005年2月，2版14刷。
- 周去非撰，楊武泉校注，《嶺外代答校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4月，1版2刷。
- 明誼修，張岳松纂，《瓊州府志》，臺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67年12月，臺1版。
- 金強撰，《宋代嶺南謫宦》，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09年3月，1版1刷。
- 范成大撰，孔凡禮點校，《范成大筆記六種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年9月，1版2刷。
- 施元之、施宿、顧禧合注，鄭騫、嚴一萍編校，《增補足本施顧註蘇詩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80年5月，初版。
- 高承撰，李果訂，金圓、許沛藻點校，《事物紀原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年4月，1版1刷。
- 徐松輯，《宋會要輯稿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11月，1版2刷。
- 徐文珊教授百歲冥誕紀念論文集編委會編輯，《徐文珊教授百歲冥誕紀念論文

- 集》，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9年10月，初版。
- 陸游撰，《陸游詩》，《全宋詩》本，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8年12月，1版1刷。
- 脫脫等撰，《宋史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6月，新1版3刷。
- 郭慶藩撰，王孝魚點校，《莊子集釋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年1月，1版2刷。
- 張梵、姜躍進編撰，《沉香收藏入門百科》，北京：化學工業出版社，2014年1月，1版2刷。
- 嵇含撰，王根林校點，《南方草木狀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8月，1版1刷，與《博物志》外七種合刊本。
- 黃庭堅撰，張汝舟校刊，《山谷老人刀筆》，未載出版社及時間，國立中央圖書館微卷NR003536號。
- 黃以周等輯注，顧吉辰點校，《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年1月，1版1刷。
- 程俊英、蔣見元撰，《詩經注析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9年10月，1版3刷。
- 曾棗莊主編，《蘇詩彙評》，成都：四川文藝出版社，2000年1月，1版1刷。
- 趙岐注，舊題孫爽疏，阮元校勘，《孟子注疏》，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07年8月，1版15刷。
- 寧可主編，張磊撰，《嶺南文化志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8年10月，1版1刷。
- 樂史撰，王文楚等點校，《太平寰宇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年11月，1版1刷。
- 蔡條撰，沈錫麟、馮惠民點校，《鐵圍山叢談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3月，1版3刷。
- 劉昭明撰，《蘇軾與章惇關係考——兼論相關詩文及史事》，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2011年6月，初版。
- 劉靜敏撰，《宋代《香譜》之研究》，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2007年7月，初版。
- 戴均良、劉保全、鄒逸麟等主編，《中國古今地名大詞典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年7月，1版1刷。
- 譚其驤主編，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，北京：中國地圖出版社，1996年6月，1版2刷。
- 蘇軾撰，茅維編，孔凡禮點校，《蘇軾文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年11月，1

版 6 刷。

\_\_\_\_\_，王文誥輯注，孔凡禮點校，《蘇軾詩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9 年 10 月，1 版 5 刷。

蘇轍撰，陳宏天、高秀芳點校，《蘇轍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 年 5 月，1 版 3 刷。

蘇過撰，舒星校補，蔣宗許、舒大剛等注，《蘇過詩文編年箋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2 年 12 月，1 版 1 刷。

